

诸暨乡贤文化系列丛书

何燮侯传

冯丽佳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冯丽佳，笔名惊墨，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绍兴市作家协会会员。平素爱好游历、写作，有散文、小说作品散见于《江南》《浙江作家》《青岛文学》《青春美文》《联谊报》《现代快报》等报刊。作品《独活》获2012年全国网络短篇小说三等奖，《良辰美景奈何天》获第二届丽水杯电影影评大赛优秀奖。

责任编辑：沈明珠 任晓燕

封面设计：天 昊

惊墨试图为我们还原一个遥远的何燮侯，民国淡如黄花的往事，在字里行间因此而变得生动。同样生动的是花明泉、北大、枫桥小铁路，以及所有与何燮侯有关的过往。一个年代或一种人生，如此精彩、安好、波澜不惊地呈现在纸面上，供我们回忆和缅怀，以及享受共同的人生经验：无论高贵贫贱，无论博学无识，都曾春衫单薄，都曾意气风发。

——小说家、编剧 海飞

ISBN 978-7-5178-2643-9



9 787517 826439 >

定 价：30.00 元

诸暨乡贤文化系列丛书

何燮侯传

冯丽佳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燮侯传 / 冯丽佳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178-2643-9

I. ①何… II. ①冯… III. ①何燮侯(1878-1961) —传记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1375 号

何燮侯传

冯丽佳 著

责任编辑 沈明珠 任晓燕

封面设计 天 昊

责任校对 穆静雯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天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3.5

字 数 79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643-9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激荡于时代大波中的何燮侯先生

布 谷

惊墨走进花明泉何燮侯先生故居，是在一个盛夏的午后。脚下竟生出了幽香，有炊烟袅袅地升起，惊墨感受到了民国的气味。而我来到花明泉，则是在早春二月的一个清早，天上下着细雨，村口的菜园子里有一株桃花正开得缤纷。那天，我撑着伞，在黄檀溪边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黄檀溪是花明泉的母亲河，缘村而走，“环抱花明泉村的河道有三公里之余”。雨中的黄檀溪有些烟云意气，荡漾在溪间，溪水朝前流着……

何燮侯先生离开花明泉赴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求学，是在1897年年初，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晚清已经走到末路。而身怀改良思想的维新人物，如康有为等“公车上书”，毅然举起了变法的大旗，一时风生水起。维新之风，将何燮侯送进了求是书院，从此，何燮侯先生融入了时代的大波，激荡其中，义无反顾，像是黄檀溪朝前流着的溪水……

杭州求是书院是一所沐浴着欧风西雨的新式学堂，国学功夫扎实的何燮侯先生在这里接受了西学的熏陶。先生发愤研读，尤对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数理化成绩为诸生

之冠，深得师长青睐与厚爱。1898年4月，何燮侯先生作为求是书院四名高才生之一，被清政府选派赴日本留学，系我国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时年，何燮侯先生20岁。1905年7月，何燮侯先生从日本最高学府日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毕业并获学士学位，这是我国最早在日本获得学位的极少数人之一。沈尹默后来在回忆中说道：“……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燮时（燮侯）。”

民国政府成立后不久的1912年年末，何燮侯先生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当时，由京师大学堂改名不久的北京大学，遗有旧式学堂的封建陋习。何燮侯接手之初，即立意整顿学风，创立新规。首先入手改革，预科满三年不能直接升入本科，须参加升学考试。这一举措，可谓是切中了要害。预科生中有不少是晚清末世的遗老遗少、纨绔弟子，竟还带有随员仆从，少数学生纵情声色，甚至还存在吸食鸦片等不良现象。改革到了这帮人头上，自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竟“引发了由北京大学预科生掀起的北京大学史上最早期的学潮”。后来，又接连遇到裁减教育经费，新建校舍被强行划归陆军讲武堂，北京大学欲并入天津的北洋大学等等，与自己办学理念有严重分歧的问题，令何燮侯先生心烦意冷，并对政府独断专行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本是书生，又不善官场权术，深感举步维艰，难遂心愿，便于1913年年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何燮侯先生任北大校长时间虽不足两年，但在整顿校风、制订校规等方面树立了新的办学标杆，为北大注入了新风，并开创大学春、秋两季招生之先河，同时，力揽国内一流人才到北大任教。沈尹默、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著名学者，皆是何燮侯先生主校政时期进入北大的，为后来北大广开独立、民主风气奠定了基础。

何燮侯先生离北大后，便回诸暨枫桥花明泉老家隐居，并时与故友同好交游。

偶然的机，何燮侯先生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于是，何燮侯先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据浙江省首任都督汤寿潜孙子汤彦森回忆。当年，马一浮先生从国外带回《资本论》原著，并着手翻译。马老每译一节，汤彦森父亲汤孝佶“就去把稿子拿来同何燮侯一起在帐子里点一根蜡烛读”。何燮侯与汤家是故交，何燮侯与汤孝佶先生还有马一浮先生更有总角之交。或许，何燮侯先生是国内较早阅读《资本论》的少数读者之一。何燮侯先生在日本学习矿业，实业救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在《资本论》中，何燮侯不但接触到了关于西方资本革命的理念，从中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而且能解决资本分配等重大问题，这无疑加深并牢固了何燮侯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信仰。

抗战全面爆发后，白发苍苍的何燮侯先生奔波在险岭穷谷之间，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即使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里，何燮侯先生还时常在花明泉家中接待中共等抗日组织的成员，并与当地中共领导人交谊颇深。对此，何燮侯儿子何荣穆等在《北京大学前校长何燮侯先生传略》中有这样的记述：“……花明泉地处五鹫山脉的边缘，人多地少，贫穷落后，群众条件好，部队执行任务经过村中不下数十次，每次都在村里小住或者休息，各级领导同志总要到先生家中畅谈，碰到吃饭时就留下一同进餐，甚为亲密。”何燮侯先生作为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产生了无可比拟的积极影响，并被推举为游击区的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启龙，当时是浙东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与何燮侯先生有交集，对其评价颇高，记述在《坚强的爱国民主人士何燮侯先生》

一文中：“……1943年，为迎接新四军浙西部队南下，我率部到达诸暨枫桥。那时，我早已知道何燮侯先生曾当过北京大学校长，是一位有名望、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在诸暨枫桥附近的坛岙村会晤了。何老先生见到我很高兴。他畅谈了自己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经历以及他信奉马列主义的过程……何燮侯先生是一位坚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一生不图富贵，不贪钱财，刚正不阿，爱国忧民。他勤奋读书，知识渊博，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一直十分尊敬他。”

何燮侯先生一生，主张并秉持独立的精神与民主自由的胸怀，进入晚境后，依然不改初心，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何燮侯儿子何荣穆等在《北京大学前校长何燮侯先生传略》中记录了其先父弥留之际留下的遗嘱：

一、火葬，仅穿一长衫，或新制一身白布斜领长衫，长过两脚，以绳缚之，不必穿袜矣。

二、骨灰能散置海宁钱塘江边最好，否则携归于先莹旁边。

三、身后遗物由阿五召集兄弟姐妹公分，穷者多得。

四、孙子女、外孙子女中有能力者应各家通力尽量培植之。为国家培育英才，为社会培植劳工。

五、宗族戚友中之贫乏者，如其人非反革命，不问其阶级出身，力所能及应尽力救济之。应以善恶是非为准则，不问阶级，盖地主等阶级早经消灭，不使子孙永衰也。

激荡于时代大波中的何燮侯先生，在遗嘱中依然闪烁着维新思想的不朽光芒。

何燮侯先生一生更丰富更翔实的记述，读者可以在惊墨的新著《何燮侯传》中去追索。是为序。

目 录

楔子 花明泉里觅故人·····	001
一、雪月为邻交可耐·····	012
二、幸拜良师得益友·····	021
三、求学遇阻终成才·····	030
四、就任校长整校风·····	042
五、被迫辞职离官场·····	053
六、另谋出路遇坎坷·····	056
七、信仰马列得真知·····	061
八、花甲之年参抗日·····	066
九、银铛入狱不变心·····	074
十、迎接胜利频添力·····	080
十一、因病离世悲痛怀·····	087
何燮侯大事记·····	093
后 记·····	097

楔子 花明泉里觅故人

“花明泉，好地方，缺柴少米绍文堂。”^①

我是在一个盛夏的午后进入这个叫花明泉村的村落，如同幼小的新蝉悄无声息地没入柳荫。

说实话，得知花明泉村全源于何燮侯。

中国人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说着“英雄不问出处”，而另一方面又总爱追根溯源，只要一提到某位名人，就须得第一时间挖出他的祖籍出生地，才能抽丝剥茧般深入了解这个人。所以谈到何燮侯，不得不先说一说他的故乡——诸暨县枫桥镇花明泉村。

花明泉村位于浙江会稽山脉西麓诸暨市枫桥镇，说起她的历史，可以先从一条名为黄檀的溪流说起。

清《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黄檀溪。……又北流至前畈南……经花纹前村。五岫山，峰峦秀出，如莲花者五，故名。……西南流经驻日岭村，绕荐福寺（宋开宝四年建，初名报恩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赐今额）山麓，又西流经上金村，又西流经下湖村，出下湖桥，又西南流受五爬岭水。”

生活在黄檀溪旁的居民们世代以何、胡（其中就有何

^① 歌谣选自《花明泉村史》。



如今的諸暨市地圖

變侯的祖先)为主姓，他们祖居在一个叫芝坞的小地方。

直到南宋开禧年间，始迁祖何规将其居所从新丰迁到了暨阳（诸暨的别称）的檀溪，成为黄檀溪的居民。之后虽也大范围的迁徙过，却仍居于檀溪前畈，这便是黄檀溪何氏一脉的历史源头了。

现在的花明泉村，在明清时属于大部乡附五十二都。附五十二都包括前畈、山口、桃岭（陶岭）、上杨、后畈、花坟前、柳家坞等处，也有人将其称为“花纹泉”。

相传何氏一族迁居到此，在坟前（胡氏祖先在凤山脚下有花坟^①一座）定宅基地，故名花坟前。后来的某一天，

① 花坟：诸暨多有以“花坟”命名的地方。人们之所以称之为“花坟”，大多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古墓雕刻精美，结构精巧。也有雅称一般坟墓为“花坟”“香丘”。

何氏后裔何蒙孙（何燮侯之父）为何氏宗祠写了一副长对联：“环倚灵鹭五峰居，看花明白水溪绕黄檀世派犹传南宋渡；墨守公羊一家学，仰庐江后裔勋登仕版宗风不改汉西京。”村庄由“看花明白水溪绕黄檀”改名为花明泉，沿用至今。

如今，花明泉村已被列入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闻名遐迩。而这个村落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与何氏父子有着不可分割的因缘。

进入村子，一路上皆是平整坚硬的青石板，两旁是不起眼的古朴老房子，矮小却安稳，偶有几个拄着拐杖的白发老人蹒跚经过。他们低声说着花明泉村的方言，糯软生香，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黄猫翘着尾巴轻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村旁一条小溪流缓缓流动着，溪水清澈见底，将鹅卵石冲刷得光滑细腻，溪水细长缠绵地绕着村子，像一条温柔的绸带。因是我去时是午饭时间，有炊烟袅袅升起，这样生气勃勃、烟火味甚浓的村落，仿佛就是民国时期的花明泉村，是何燮侯的花明泉村。



花明泉村大致位置

我一路走，一路心生欢喜。

想起小时候跟着祖母去看越剧《梁祝》，梁山伯在得知祝英台是女子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前往祝家提亲，他一边走一边笑，整个人都像沉浸在蜜糖里一般，足底不仅带起风还生出幽香。这时的我便是这样的状态。

很容易就寻访到何燮侯故居。虽然来之前也曾设想过她的样子，但真正见到她的时候，仍不免心下一惊。曾到过不少名人故居，却从未见过如此简陋的故居。我忽然有些心酸，很难想象何燮侯就是在这样阴暗逼仄的老宅里长大。此时外面烈日炎炎，进到这里却感觉不到一丝阳光的温度，有着与世隔绝般的寂凉落寞。

如今生活在老宅里的一对老夫妻倚门而笑，似乎已等候多时。

水泥门槛是旧式模样，有些高。但我想，那肯定不是何燮侯曾经停留过的门槛了。站在门槛里朝外望，看到的是一片四四方方的湛蓝如洗的晴空，明媚的阳光折射进来，

落下一地斑驳，如同百年前年少的何燮侯离开家的那个下午。

在我跨过门槛的时候，终于看到了那块嵌在墙上的石碑，零星的几个字，却让我驻足良久。石碑用水泥制成，被打磨得发白发亮，可见经常有人抚摸打理，但让我驻足是因为那上面刻着你的名字。

在何燮侯离去的时候



何燮侯故居的门槛



何燮侯故居门口的石碑

间里，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新月异，人事更迭，唯独不变的是至今仍有人怀念着这位老人。

进了门槛便是堂屋，正对着一扇落魄的木门，已被人封上。木板的缝隙中偶有风吹进来，穿堂而过格外清爽凉快，将我的小碎花裙摆吹散开去，旧时光的碎屑统统撒落在上面。我是这样雀跃，何燮侯的一生在我眼前缓缓展开，犹如一朵睡莲清幽地绽放开来。关于何燮侯的资料并不多，故这间老宅才显得尤为可贵。

何燮侯的住所在西院，一幢并不起眼的两间一弄的两层楼房。

房门很小，只能通过一人，却有着别有洞天的触感。门是木制的，表面浮着起伏不定的纹理，摸上去有轻微的刺痛感。地上铺着的正方形石板上已经长出了薄薄的苔藓，它们含蓄而肆意地生长着，一直爬进房前的小水池里。

池里有水，当然不是那时候的模样了。我俯身低下头，池底长满了青苔，温柔地沉浸在池水里。不知从哪里落下来的水珠，“滴答滴答”地打在小池的青砖上，那砖已被水滴磨得光润发亮，泛着苍绿的凉意。

虽说是盛夏，但老宅却很凉快，站在青石板铺就的地板上，有一股微薄的凉意从脚底升上来，但又不同忽入溶洞深处的阴凉，这里的阴凉是有暖意的。

男主人衣着简朴，身穿一件十几块钱的白色背心，一张饭桌落在堂前，一架半旧的落地电扇“吱嘎吱嘎”地摇头忙碌着。他招呼我坐下，倒让我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木制的桌椅亦有些年头，表面的漆皮已经掉落，经过长年累月的浸润，木头被磨得圆润光滑，露出最天然的样子。堂前整齐地摆着几盆植物，翠绿欲滴，细嗅之下有暗香飘来。

女主人从厨房间拿出一盘玉米来，热情地要与我分享。我素来是不爱吃粗粮的，经不住她热情到底拿了一个。一口咬下去才发现竟十分可口，玉米虽小却软糯微甜，女主人自豪地告诉我玉米是自家地里种的，这个季节的玉米是最好吃的。我忽然想起方才进门时，外面宽阔的道地（诸暨方言：指房屋面前的空地）上晒满了玉米梗，在阳光下散发着淡淡的甘甜香味，这是俗世里的味道，踏实妥帖，丝丝入扣。

我有些恍惚，仿佛看到一百多年前的午后，幼时的何燮侯在这样铺满了玉米梗的道地上玩耍，明媚的阳光洒遍每个角落。年幼的何燮侯不会知道自己将要经历的是一个动荡晦涩的时代，祖国遭受变故，家国破亡，外寇入侵，同胞流离失所，血流遍野。那也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提及的年代。

听说我是特意前来寻访何燮侯故居的，老夫妻显得很高兴：“自从我们买下这座老宅子，经常有成群结队的学生